



## 茶山新雨

■符纯荣

天色并未完全大亮,采风小组的车轮已奔行在起伏的山野中,车灯一闪一闪,像几只急着赶路的萤火虫。老李早早打开茶场大门,待到一行人下了车,寒暄的话甫一出口,原本清冷的空气便添上了些许温热。一抬头,只见月亮还挂在屋檐上方,而不远的山脚下,宽阔的巴河亦是一副云雾缭绕的妩媚模样。

都说茶乡春来早,这话一点也不假。走进山中,雾气仍在四下弥漫,那股子湿气直往人骨头缝里钻。雨水节气特有的湿润,就像给这片土地施了魔法,漫山遍野飘散着一股温润可人的茶香。作为张家山茶场的主人,老李已在门口迎候多时,他的手里提着一只竹编茶篓,脸上堆满了微笑。当他伸出热情的双手,一股茶香便往人的鼻子里钻——是我喜欢的碧螺春那特有的香气。

“干我们这行便是偷不得懒!赶早采头茬好茶,就要趁着露水还没干。”说起茶叶,老李的眼里直放金光,嘴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那敦实的身影,犹如稳重而朴实的山冈,滔滔不绝的语音里,带着巴河涛声的清亮。

同行十来人,有的长于美术或书法,有的爱好文学或摄影。其中最忙活的要数摄影老师,一到地方就端着相机,长枪短炮地寻找角度,快门声“咔嚓咔嚓”响个不停。稍事歇息,大家沿小路往茶山深处走去,皮鞋、旅游鞋、筒靴踩在湿漉漉的浅草上面,一路“唰唰”作响。这些晃动的身影和兴奋的交欢声,震落栖于草尖与叶脉的露珠,惊飞了歇在枝头的雀鸟。

“这片茶园有两千来亩,茶叶品种主要有白茶、黄金芽、龙井、碧螺春、毛尖等。”虽说有人已多次前来,老李还是乐此不疲地为我们介绍,“茶场共流转土地六千多亩,惠及三个乡镇五个村。现在不光是连片种植茶叶,还包括养殖、旅游、休闲、娱乐,初步形成了一个立体生态的茶叶产业。”

由于临近宽阔巴河,张家山长年累月雾气飘飘,就像一张浸了水的宣纸,为几千亩茶垄洒染上深浅不一的青黛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交谈甚欢,很快没人雾中,只看见模模糊糊的影子,在微薄的晨曦里晃来晃去,觉得那些亮光也跟着晃动起来。忽有山风吹过,云雾开裂处,一枚枚嫩生生的芽头纷纷探出头来,那懵懵懂懂的样子,仿若刚刚睡醒的娃娃般

可爱,见着就让人心生欢喜。

与生性质朴的田土相比,茶园可算是雅致多了。在我们眼前,原本其貌不扬的山冈,正是因为种上了大片翠绿的茶苗,才变得如此婀娜多姿,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。

经过一垄约有半人高的茶树时,我们都被吸引住了,那些雨露纷纷悬垂于枝头,在晨光映照下,显得格外晶莹剔透。老李弯下腰去,小心翼翼地拈下一枚芽头,说:“这是毛尖。你们看,它的顶芽还没完全展开,上面的茸毛也没掉,现在正是它品相最好的时候。”他一边说,一边用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,竟然将芽头挤出一滴青绿色的汁液来。“一年里最好的茶叶,就得趁这几天抓紧采摘。”果然,一年中最好的茶叶,要的就是这口春寒的劲道。

茶垄深处,传来一阵零碎细密的“啧啧”声。抬头望去,只见前面那座山冈上,几位村妇身披雨衣、斜挎茶篓,正赶着采摘露头的嫩芽。她们的腰肢轻微摆动,纤细手指灵巧翻飞,掐下来的嫩芽就像活蹦乱跳的小小精灵,一个接一个跳进茶篓里。

老李说,这茶芽采得好不好,就看采茶人的手艺如何。“凤凰三点头”这个动作要做得足够熟练,采下来的芽叶才会完美。走进茶丛间,亲身体会一把采茶过程,笨手笨脚的我根本不得要领,动作迟缓不说,掐下来的芽头还总是残缺不全。而身边这位中年村妇则是美的化身,只见她笑意盈盈,食指和拇指虚扣成环,手腕轻轻旋转三次,一枚芽叶就乖乖地落在掌心,整个动作一气呵成,充满了女性劳作特有的美感。当晨光翻过山脊,她的茶篓里已积起厚厚的嫩芽,就像堆了一层层好看的“绿雪”。

一番交谈得知,由于村里青壮年多已外出打工,采茶工人主要是本村的妇女和老人,也有从邻村甚至更远的地方专门来这里采茶的,以心灵手巧的女性居多。她们自带工具、餐食,若离家较远,晚上就在茶场休息,到了清晨四五点,她们便进入茶园忙碌起来。当然,采茶队伍里既有动作快的熟手,也还有动作稍慢的体弱者和生手,特别厉害的熟手甚至可以双手采摘且速度极快,这样采下来的鲜叶比別人更多,领取的劳动报酬自然也更为丰厚。

为了直观了解制茶过程,我们在老李的引导下走进制茶

车间。车间足够宽大,摆放着几台现代化的制茶机器,同时也保留着传统的柴火灶、大铁锅。圆润的大簸箕里,堆满新鲜的新茶,茶的香气和烟火气息糅杂在一起,令人倍感亲切。演示传统制茶工艺的老茶师光着膀子,对着锅里的茶叶不停地搓揉、抓捏、平铺、撒扫,动作娴熟而有力,团团青雾随之袅袅升起,弥漫在整个车间。

“这叫杀青,火候全靠经验来把控。”老茶师一边盯着锅里,一边给大家讲解,“炒嫩芽时会发出‘滋滋’的声音,像在哭;炒老叶时声音小些,像在笑。等到‘哭声’变成‘笑声’,这茶就杀青得差不多了。”老茶师语调不疾不徐,话里充满生活的智慧,也带着一种命理乾坤的神秘,引人共鸣和回味。

虽说山中日月长,转眼已到中午时分。此时,山里的雾气已完全散开,将不远处的巴河敞露出来。唯见河面开阔、风平浪静,两岸村落恬淡安谧,忽而几只水鸟追逐嬉戏而过,美得就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卷。

回到茶场大院,老李取出一只古色古香的陶壶,抓了一把龙井新茶,掺入烧开的山泉水。在壶中,茶叶慢慢舒展开来,就像熟睡的仙子缓缓苏醒,冒着热气的茶汤也变成了好看的金琥珀色,澄澈透亮,清香扑鼻。

正说着话,山那边突然传来一阵闷雷,紧接着,细密雨丝就像断了线的珠子,倾洒在茶山上。千万枚茶叶在雨中微微颤动,好似整个天地都在和我们一起品尝这春天的新茶,场面壮观而又富有诗意。雨点打在房檐上,滴答滴答响个不停,像谁弹起一支美妙的曲子。山中雾霭又起,老李望着被春雨滋润的青山,缓缓说道:“雨水前的茶叶是最好的。当然,谷雨一过,这些嫩芽变老了,泡出来的茶也就有了另外一股神韵。”话刚说完,一滴雨水掉进茶杯,茶汤里顿时泛起一圈幽微的涟漪。

要返程了,几个雨点似在挽留,顽皮地钻进脖颈,激起内心的波澜。回头望去,云雾犹如轻纱一样,把音韵般起伏的茶山温柔地包裹起来。巴河的涛声则伴随着早春的雨水,在耳边似有若无地回响。这些澄澈的声音,是伴随着春茶成长的生命和弦,也是大自然写给茶乡的最美诗句。

## 田地里的星星

■吴湘

阿公走了很久了。久到田地里的稻禾,换了不知多少茬。阿公种过的田,阿姑在阿公走后种过,现在堂哥在耕。

那片被他们种过的田地,每年收割后都会长出一片星空。田地里的星星,不同于天上的星星。它们平凡又不耀眼,既不招摇也不出彩,在这片土地上,它们孤独地绽放,无人怜惜,却依然保持着坚定的意志。

阿姑不爱它们,说不中看也不中用。堂哥也不爱它们,犁地的时候毫不留情。它们傻乎乎地,只招我爱。田地里的这些星星,我能一念出它们的名字。很多年前,阿公背着我,走过这些田地里的每一道垄;很多年前,阿公牵着我,带着我到田里,一个一个地告诉了我,那些星星的名字。

那些盛放的星星是阿公教我认识的花儿。在我和阿公一起的时光里,它们熠熠发光,永恒地闪烁着。

### 半枝莲

“半枝莲,长在田。身子偏,只向天。”

在那片被遗忘的田地里,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影,斑驳地洒在湿润的土地上。寥寥数株半枝莲就藏在田埂边那茂密的草丛中,冒出小小的紫色的花。

我蹲下来,翻开草丛,认真辨认,确认那确实就是阿公说的半枝莲。半枝莲跟半边莲,名字那么像,是有原因的,它们对生活都有着各自的偏爱。你看那半枝莲,它所有的花都是偏向一边盛放的。但它与半边莲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姿态,半枝莲的茎是纤细的,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折断。叶子细长而对称,绿得发亮,似乎每一片都蕴含着生命的精华。紫色的花瓣中间是一抹白,瞬间点亮了这些花。然而就这么几株,在这杂草中,是那么不起眼,如若不是刻意张望,怕是难以发现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,它们仿佛是隐士,静静地守候着自己的那份宁静。不与世争,不与人斗,只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静静开放,静静凋谢。然而,我清楚地记得,它们是热闹地开过的。

阿公在的时候,那儿是有一小片半枝莲的。虽然是一小片,但毕竟是成片的,白紫相间的小花开起来就像小小的紫色星海,梦幻又美丽。可能就是因为它们既好看又少见,阿公犁地,总会留下田埂边的它们。

如今,阿公已经不在,那片半枝莲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稀少。但每当我走过那片田地,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,寻找那些依旧顽强生长的紫色小花。它们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,提醒我关于阿公的记忆和那些简单而美好的时光。

岁月更迭,物是人非,半枝莲也渐渐消失在这片田地里。它与被遗忘的田地一起不被人所知。但在无人知晓的角落,它依然顽强地延续生命,偶尔在有心人的特意寻访中露出一露脸。

偶尔,它们也出现在我的梦境里,与阿公一起。梦里,阿公卷着裤腿坐在田埂上,露出瘦弱的小腿。阿公原来这般瘦小,可背着我从一片田地走向另一片田地、从一个山头走向另一个山头的时候,他像精灵一样轻快。

梦里,我也是一株半枝莲,努力地侧向一边,把腰弯得贴近地面。

但阿公还是离我很远。我极力伸展着我的枝叶,想要触碰到阿公的脚踝,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阿公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挣扎,他低下头,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轻抚我的花瓣,微笑着说:“孩子,别急,总有一天你会够到的。”

我听到了他的话,却无法回应,只能在梦中默默地看着他,直到他的身影渐渐模糊,直到我成为一株伏地的半枝莲。

### 泥胡菜

无论是半边莲,还是半枝莲,都不如泥胡菜在田间地头长得多。如果说白花鬼针草是不挑地地疯长,那泥胡菜算是有选择地疯长。它太常见了,太普通了,在村里每一道田埂上,在乡间的每一条小道边,都能看见它们肆意盛放,仿佛一个个紫色的小精灵。每年三月,泥胡菜就开始在一些荒闲的田地里崭露头角。它们的叶子呈现出深绿色,叶片细长而柔软。它们身姿高挑,麻秆一般抽起半米高,细细的茎秆上撑起一朵朵小巧而精致的花,吐着粉紫色的花丝,淡雅又从容。

阿公把它喊作“泥菩萨”,我也就一直以为它是。泥胡菜的形态,似是把莲花的底座安在了田地里。

但阿公犁地的时候,最不怜惜它。地一翻,“泥菩萨”就连根翻起,而后被阿公拎起丢出田去。

我总要去捡,阿公见了,总是笑着摇头,说:“这东西,你捡它作甚?”一边说,一边又拎起一株丢出去,是在离我更近点的地方。

其实阿公是知道的,我捡它只是打发等他回家的时光。就像我一次次地问阿公“这是什么那是什么”,就这样把田埂边的这些花儿都认识了一样。我只是不愿意离开阿公去跟别的小伙伴玩,我更喜欢黏着阿公,让他去哪都把我带着。

我会把一朵朵紫色的花摘下来,在田埂边摆放得整整齐齐。我与它们过家家,阿公就在田里干活。多数时候,身边还跟着家里的大黄狗阿财。阿财爱捣乱,总是喜欢一屁股坐在“泥菩萨”上,它才不管我的游戏,它只知道它的任务是陪我一起等阿公回家。

现在,泥胡菜开始结果了。泥胡菜的果子可真好看,籽都有降落伞似的白色细须,齐聚在花冠里,风起时,那些白色的细细的丝就飘荡开来,逆光望去,如梦似幻,好不真实。那些籽就飞啊飞,也不知道要去向何处,去寻找它们的安心之所。

我只知道,我是飞不走的,我的根就在这。

泥胡菜也好,半边莲、半枝莲也罢,那些微小的花之所以如星星闪耀在我的心空,都是因为那个爱着我的人而已。正因为阿公带着我走过了这些时光,后来我对野花杂草也总有自己的偏爱,一个人对植物的喜爱也是有传承的。

当我在乡野郊外,把目光看向那些微小的植物,我其实是在看极为珍贵的宝物,是在看那片土地之上会长出怎样的星空。

### 诗歌

#### 空椅子

■何军雄

风声撤退,雨点洒落  
远处遗失的空椅子  
置于庭院。一只鸟雀  
停息,窗外的阳光  
正好照射到空椅子上

一些尘土,落在上面  
来不及打扫和清理  
猫来回逃窜。空椅子  
在寂静的院落中静候  
让一缕风来抚摸

这人间烟火,伫立成  
一把椅子的前世  
在故土上,一把黄土  
就是一个人的根  
空椅子,只等叶落

#### 沙漏的隐喻

■晨风

时间把我们  
锻造成行走的沙漏  
颗粒不断坠落  
却在倒置时  
重新获得重量

总在追逐满盈的刻度  
却忘了倾斜的过程中  
每个瞬间都在生长  
如同潮汐退去时  
沙滩上突然显现的贝壳

我们丈量得失的标尺  
或许只是海市蜃楼的投影  
握紧的沙流得更快速  
松开的手  
反而接住了风

伤口会变成眼睛  
裂缝里长出的光  
比完整更接近真实  
就像破碎的镜子  
藏着无数个世界

把人生调成静音模式吧  
听心跳与万物共振  
当潮水漫过所有刻度  
我们终将懂得  
流逝本身  
就是永恒的抵达

#### 五月(外一首)

■陈才锋

熟了的五月,麦子  
走在最前面

弯腰,割麦  
一阵阵麦香把麦收推向高潮  
我的亲人  
用一条毛巾抹去  
像麦芒一样扎人的烈日  
把大地搂在怀里  
小心守护一粒又一粒的金黄  
又在深夜睡去  
那鼾声如雷  
正是村庄开花结果的诗行

#### 麦子

聆听镰刀和麦子的交响曲  
面朝麦子  
麦香撩拨的心情  
一浪跟着一浪

五月的麦地,装满月光  
弯腰割麦的亲人  
一声布谷的催促  
麦子从五月中走来  
在一杯酒里  
猜拳,行令  
让勤劳、质朴和善良  
五谷丰登